



图史系列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寻找楼兰王国 (插图本)

林梅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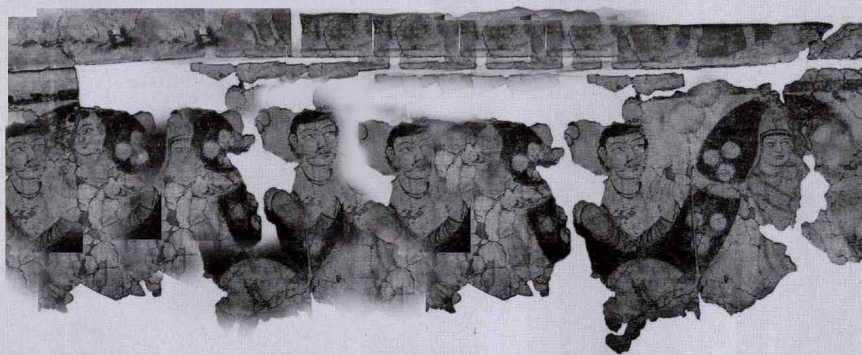
图史系列



林梅村 著

寻找楼兰王国

插图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楼兰王国 / 林梅村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06
(图史系列)

ISBN 978-7-301-15224-9

I. 寻… II. 林… III. 楼兰—考古发现 IV. 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5468 号

书 名: 寻找楼兰王国

著作责任者: 林梅村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书 号: ISBN 978-7-301-15224-9/K · 05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整体设计: 河上图文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2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100年前的今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荒漠，打破了楼兰城的沉寂。于是，这座消失了上千年的历史名城一举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欧美和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楼兰访古寻宝，而楼兰文物则成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的对象。

无论在伦敦、纽黑文、首尔（汉城）、新德里、京都、东京，还是在乌鲁木齐或北京，楼兰文物几乎无处不在。海内外研究者乃至青年学生都对楼兰探险与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罗布泊的游移、印欧人的迁徙、楼兰城性质等问题，迄今仍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若从1985年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算起，我从事楼兰研究已达14年之久，几乎每年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寻访古迹，重点是楼兰地区；同时，多次到欧美和日本寻访流散海外的楼兰文物，出席各种国际学术讨论会，积累了大批资料。几年前就有热心的朋友前来游说，希望我能走出象牙之塔，给青年朋友讲一点楼兰故事。由于工作繁忙，这件事一直耽搁至今。

随着楼兰热的升温，许多青年朋友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楼兰探险与研究的行列之中，而且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这时我的朋友作家杨镰先生约我写楼兰。我知道青年读者很想知道遥远而神秘的楼兰古国，而且北京电视台专题片《寻找楼兰王国》播出后，常有人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我想借这本书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对不尽人意处，略作匡正，所以答应下来。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天后，才发现写科普读物可不比写科学论文轻松，几次意欲罢笔，放弃写作计划，经不住朋友劝说，总算坚持下来。

今天我要呈献给青年朋友的这本小书，虽然写作时间不长，却积楼兰研究十余年之功。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几乎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个人学识毕竟有限，不敢说书中没有错误。希望海内外研究人员和青年朋友多提批评意见，共同把楼兰研究推向深入。

书中一些插图是我的学生郭物和陈晓露绘制的，特致谢意！

1998年10月15日序于北京海淀寓所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寻找楼兰王国

自序 /1

- 第一章 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 /1
- 第二章 游移的湖 /5
- 第三章 绝域之地 /13
- 第四章 楼兰城的发现 /19
- 第五章 中亚庞培 /27
- 第六章 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争夺战 /33
- 第七章 楼兰文明的兴起 /45
- 第八章 漂泊东方的印欧人古部落 /53
- 第九章 塔里木盆地远古居民与近东文明的联系 /61
- 第十章 楼兰迁都鄯善之谜 /67
- 第十一章 鄯善统一塔里木盆地东南诸国 /75
- 第十二章 汉文化在塔里木盆地的初传 /79
- 第十三章 佉卢文传入塔里木盆地 /85
- 第十四章 出自沙海古卷的故事 /91
- 第十五章 楼兰公主与蚕种西传 /99

- 第十六章 荟萃东西方文化的楼兰艺术 /105
- 第十七章 楼兰壁画墓的发现 /117
- 第十八章 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水岭 /127
- 第十九章 楼兰的神医奇药 /133
- 第二十章 中印文化的桥梁——楼兰文学 /139
- 第二十一章 从楼兰到罗马之路 /145
- 第二十二章 佛光笼罩下的米兰 /159
- 第二十三章 以扞泥城为中心的法藏部僧团 /167
- 第二十四章 鄯善流行之外道 /177
- 第二十五章 陆沉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且末城 /187
- 第二十六章 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 /195
- 第二十七章 公元6—7世纪的鄯善遗民 /201

楼兰大事年表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17

第一章

世界古文明的
共同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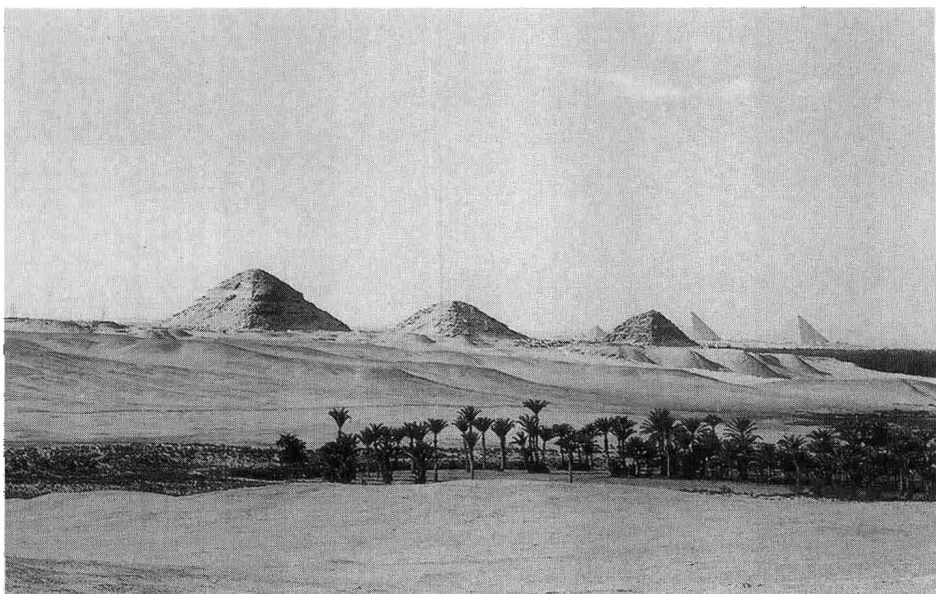


图1 尼罗河流域风光

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的巨大冲击,以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则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

北非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尼罗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图坦卡蒙法老墓以及亚历山大灯塔为代表的古埃及文化达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巅峰。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绝没有想到,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除了古老的文明之外,还有90%完全沙漠化的土地。

人类文明另一个策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苏美尔、亚述、阿卡德、巴比伦人相继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

就这个问题,美国亚述学家雅格布生对西亚出土楔形文字史料作过一次深入调查。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由来已久,始于公元前2400年拉格什城邦,不久就发展到幼发拉底河。1000年后盐碱化进一步扩展到古巴比伦。20世纪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雷伍德在伊拉克的耶莫组织过一次由地质、气象、动物和植物学家共同参加的大规模跨学科考古发掘,考察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雷伍德在《伊拉克库尔德史前调查》中这样写道:“人类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和牧业,总的来说起一种破坏作用,尽管无人想有意去破

坏……过去曾是丛林的整个平原和切姆查玛克河谷的山麓地区,如今连灌木丛都不存在了。栎树灌木丛在还未长到6英寸之前就被砍伐。由于树林和灌木丛的消失以及草地每年春季全被吃光,只剩下草根,土壤大量流失,填入河流……”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年),塔里木盆地还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世界。据张骞介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沙漠绿洲上一共有36个繁华的城邦国家,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国际贸易和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给这些绿洲王国的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的繁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得以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西域文明。然而,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却是那样残酷无情。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绿洲王国相继被沙漠无情地吞噬,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后来不得不改由海路进行。

物换星移,流沙终于掩埋了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土地,形成仅次于北非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永远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人迹罕至,与世隔绝,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19世纪末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许多汉唐古城被重新发现,如喀拉墩古城、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尼雅古城等。它们大都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说明汉代以来流沙已无情地向周边绿洲推移了至少上百公里。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仍在继续向四方蔓延。1896年,斯文·赫定曾到新疆和田以北沙漠探险。当时克里雅河下游的通古斯巴斯特绿洲尚有大片原始森林,被这位瑞



图2 斯文·赫定笔下的通古斯巴斯特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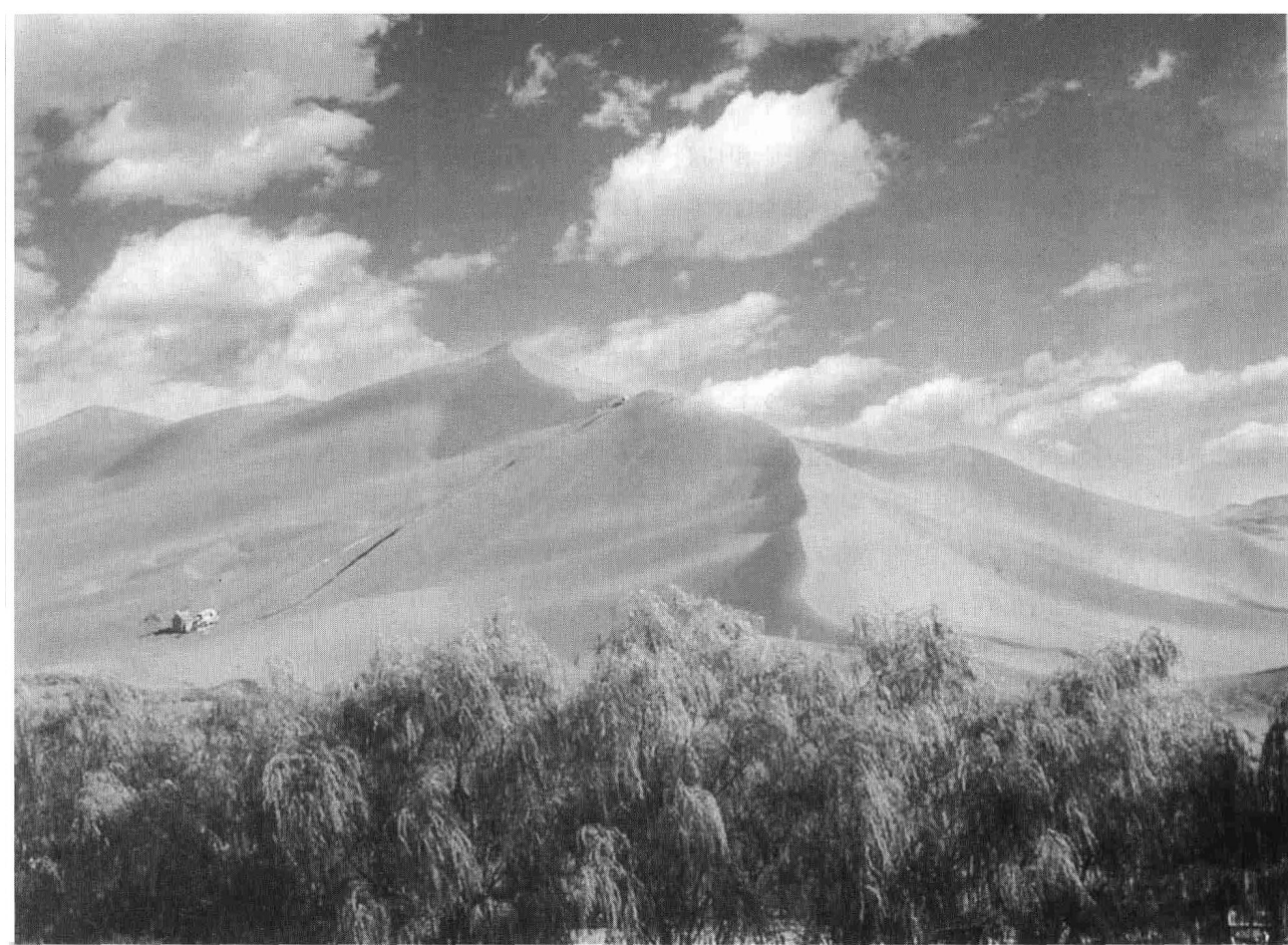


图3 大沙漠直逼和田绿洲

典探险家誉为“野骆驼的极乐园”。

然而，斯文·赫定见到的“野骆驼的极乐园”早就化为乌有。由于克里雅河十几年的断流，和田以北沙漠绿洲通古斯巴斯特的千顷原始林木大面积死亡，这片原始森林如今已经变成沙漠的海洋。由于严重的沙化问题，40年来从若羌县到民丰县的公路被迫3次改道，沙漠向南推移了30余公里。由于同样的原因，策勒县至和田市的公路也向南推移了3次，原来笔直的公路，现在变成弯曲的大肚子。

人们惊呼：“不悲楼兰今不见，只悲楼兰要重现。”因此，研究楼兰古国的兴衰，绝非发千古之幽思，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楼兰陆沉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设法阻止沙漠继续蔓延，深刻理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的意义。

第二章

游移的湖



西域36国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楼兰，它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缘。塔里木河与开都河在今天新疆尉犁县境内汇合后形成孔雀河。孔雀河自西向东流，最后注入终点湖罗布泊。楼兰的城池、寺院和村落广布孔雀河下游两岸及罗布泊湖畔。

以洛阳和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就进入了楼兰地区。从楼兰西北行，经过焉耆、龟兹、疏勒（今新疆喀什）等西域古国，可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史称“丝路北道”；从楼兰西南行，经过鄯善、且末、精绝、于阗、莎车、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等西域古国，也可达帕米尔高原，史称“丝路南道”。丝绸之路从大夏继续向西延伸，中经叙利亚北部沙漠绿洲帕米拉，最后抵达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城（今意大利罗马）。所以，不仅西汉史家司马迁提到楼兰，而且古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也对楼兰有所记述。

楼兰地处塔里木盆地最低洼地带。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经常改道，几度造成孔雀河断流，从而导致终点湖罗布泊的枯竭；改道后的塔里木河下游往往形成新湖泊，如阿拉干湖、台特马湖及喀拉库顺湖等。塔里木河的终点湖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曾使19世纪末到楼兰进行地理考察的西方探险家大惑不解。

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到中亚考察。他从天山北麓的伊宁出发，沿伊犁河及其上游空格斯河南行，越天山到库尔勒，然后到塔里木河下游地区考察。此行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之后西方人第一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实际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已闯入楼兰古国境内。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许多古城是他首先标在地图上的，包括且末绿洲边缘的阔那沙尔、若羌绿洲的瓦什峡、奥托古什和柯塔克等古城。普氏还是最先考察若羌东面米兰荒漠的西方探险家。他怀疑米兰绿洲就是马可波罗访问过的罗布城。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距离阿尔金山北麓60公里的地方见到两处湖泊，当地人俗称“喀拉布朗湖”和“喀拉库顺湖”。这时塔里木河的终点在深1—2米的淡水湖喀拉库顺湖。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此湖的位置比清嘉庆年间在武昌刊布的《大清中外一统舆图》（或称“武昌府地图”）上标注罗布泊的经纬度整整偏北1度。他由此断言中国地图有误，随即在《从伊犁穿天山到罗布泊》一书中提出塔里木河的终点湖在喀拉库顺湖所在的纬度。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地理新发现”在国际地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地理学家贝姆博士在欧洲的著名东方学杂志《通报》上这样评论普氏的发现：“于是，



图4 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笼罩在罗布泊上空的乌云终于被驱散，我们不久将看到地图上这个湖的位置和它的实际位置相一致了。谁曾料想到这个湖泊的南边竟然是高耸入云的山脉？我们关于戈壁沙漠的概念也将随之改变。”

不料，一场波及世界的地理学大战却由此拉开帷幕。首先发难的是李希霍芬，这位德国地理学家曾于1868年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和研究，出版了名著《中国：实地考察的成果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一书，并编制了一部现代中国地图集。

李希霍芬看到普氏的中亚考察报告后，立即指出他所谓“罗布泊”是错误的。李希霍芬认为，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应在普氏考察的湖泊之北。再说，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是个咸水湖，而普氏的“罗布泊”是个淡水湖，两者不可能是同一湖泊。换言之，普尔热瓦尔斯基根本没有找到中国地图上标注的罗布泊。于是，德国与俄国地理学派展开了一场关于罗布泊地理位置的学术大战。

李希霍芬是研究中国地理学的权威，“丝绸之路”一词就是他首先提出的，英语的 Silk Roads，法语的 La Route de la Soie，日语的“绢の路”，以及汉语的“丝绸之路”，都是从李希霍芬定名的 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翻译而来。



图5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早年师从李希霍芬学习东方地理。自1890年起，斯文·赫定先后6次到中亚和西藏探险。作为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他到中亚考察的初衷是要探索罗布泊变迁的真相。

1896年，斯文·赫定第一次到塔里木河下游考察，他希望在这条河下游东岸错综复杂的古今河道中找到李希霍芬假设的流向罗布泊的分支。他果然在若羌县北面的铁干里克东南找到一个湖群——阿拉干湖。于是，他把这个湖当做中国地图上罗布泊西部湖区。李希霍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予以发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为此，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邀请赫定到彼得堡发表演讲，介绍他的罗布泊考察成果。这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已去世多年，不过他的学生科兹洛夫仍坚持这项研究。科兹洛夫先后3次到罗布泊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坚信自己老师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正确的。斯文·赫定到彼得堡演讲后，科兹洛夫散发了一份小册子，对赫定之说逐条批驳。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用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论证罗布泊的位置，认为只有喀拉库顺湖才是“古代的、历史的、真正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罗布泊，因为，这座湖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并将永远如此”。

就在德国与俄国两大地理学派的学术大战相持不下之际，斯文·赫定第二次到塔里木河下游考察，并在考察孔雀河古河床时取得重要发现。这条古河道



图6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宽有90米，深达6米，如此大的河床足以证明塔里木河在历史上曾注入孔雀河。斯文·赫定在楼兰城南进行水准测量时发现这里地势低洼，并意识到塔里木河原来是流经这片洼地，然后注入罗布泊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为东南流向，注入了喀拉库顺湖。换言之，罗布泊在楼兰城南河湖相沉积与喀拉库顺湖之间南北游移。这个发现使斯文·赫定首创著名的“游移湖”理论。他提出罗布泊是个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约1500年。他还预测喀拉库顺湖很快就会干枯，塔里木河必将重返罗布泊。

游移湖的理论起初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殊不知，他的预言居然在数年后神话般地变成了现实。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使原来东南流入喀拉库顺湖的塔里木河，改道为从西向东流，突破铁门堡一带堤岸后，冲入孔雀河，注入罗布洼地，从而形成现代罗布泊。

1928年，斯文·赫定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新疆考察时得知这个消息。他欣喜若狂，认定自己提出的“游移湖”理论已被实践证明，立即派赫诺尔和陈宗器勘测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罗布泊。据他们1931年实测地图，当时的罗布泊西岸位于东经 90° 以东20公里处，东岸位于 $90^{\circ}45'$ 附近，湖泊总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平面略呈葫芦状。

关于罗布泊是否为游移湖，地理学界至今存在争议。1994年12月，我们

专程到尉犁县东河滩乡调查1921年塔里木河突然改道一事，得知这里现在更名为“敦阔坦乡”。当地文化馆老馆长吾守尔·牙和甫告诉我们，穷买里村早就荒废了，现在无人居住。距离这个荒废的村落3公里始有人家，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现被标作“卡尔楚克”。1921年，沙雅县女巴依（维吾尔语“财主”）阿西罕·阿吉为她的12000头羊兴建草场，她在穷买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拦河筑坝，造成河水改向东流，冲入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如果这个说法不误，那么1921年塔里木河下游突然改道其实有人为因素。

据1956年新疆民族调查资料（见《洛普县地名志》1987年版），18世纪初，罗布泊地区发生了一次毁灭性大灾难，靠畜牧渔猎为生的罗布泊人被迫离开家园，分两支出逃。一支向北沿库鲁克河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另一支向西南沿车尔臣河向西迁徙，后来在和田定居。罗布人在和田建立了村落罗布里克，也就是今天作为县名和镇名的“洛普”。这场灾难被说成是一场瘟疫。现在看来，也可能是由于塔里木河改道，导致下游终点湖游移，从而造成罗布泊北部地区发生旱灾，人畜大批死亡，引起瘟疫流行。灾难发生的时间似在18世纪中叶。因为清政府18世纪中叶勘察罗布泊时，它的地理位置在罗布洼地东部阿拉干湖，而19世纪末普尔热瓦爾斯基见到的罗布泊是在阿拉干湖南面的喀拉库顺湖。两者纬度整整相差1度。1921年塔里木河的再次改道，给罗布泊南部地区带来极大灾难，只有洪水期才有少量河水流到铁干里克，大片果木枯死，牛羊成批死亡，这一带的居民被迫大批外流。这无疑是18世纪中叶那场灾难的再现。

1991年夏和1992年秋，我们两次到若羌县城和米兰农场二队走访罗布人后裔，拜访了吐地买提·艾买提和塔拉洪等罗布老人。现在定居若羌县城的吐地买提·艾买提自称“最后的罗布人”。他是昆其康伯克的后裔，曾祖父托呼塔阿洪曾给普尔热瓦爾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以及伯格曼当过向导。

现在米兰定居的塔拉洪见过沙皇尼古拉二世给斯文·赫定派的哥萨克保镖切尔诺夫。据这些罗布老人介绍，清初他们家在老米兰，也就是斯文·赫定地图上位于喀拉库顺湖畔的阿不旦。据说他们的祖先不在阿不旦，而是生活在北面的大湖边，由于那里发生了一场灾难，罗布人的祖先才迁到阿不旦，这段历史被编成了诗歌，在罗布人中间广为流传。20世纪80年代末，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米兰绿洲东北80公里和120公里沙漠中发现两个近代罗布人渔村，现存房屋废墟30余处和墓葬10余座。这个地方就是老米兰以及赫定地图上的阿不旦。